

嶺南民性與
嶺南文化

種三第書叢術學書叢化文族民

化文南嶺與性民南嶺

著生尊黃

版出社版出化文族民

民族文化叢書
學術叢書第三種

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

實價國幣壹元

版權所有

著者：黃尊生

出版者：民族文化出版社

曲江抗日西路三號

印刷者：國民印刷所

地址：河西三段大中工廠

經售處：全國各大書局

自序

兒時愛談革命，曾經過眼之革命書報，頗不在少，而印象最深者則爲鄒容所著之壹本「革命軍」，太平洋客所著之一本「新廣東」。太平洋客原出康門，非純粹的革命黨，但在新廣東裏頭，則充滿革命思想。當時新廣東頗爲風行，因此後來遂產出了壹本「新湖南」，我所看過的，祇是壹册很簡陋的小字木刻本，著者楊篤生先生，是有名的民族革命家，後來即因感激風潮，在英倫蹈海死。而今事隔三十年，新廣東所講的甚麼話，經已完全忘却，祇憶得其中之一句，在書中時時反覆引述：「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」（言非滿洲人之廣東也）。其時初去豚尾（剪辮），意氣自豪，回首當年，恍恍還是昨日的事。

我對於廣東，向來漠然，所謂鄉土觀念者，在我可算得是薄弱到極，從前流浪在外，總不思家；然自故鄉淪陷，欲歸不得，鄉土之念，即悠然而生，這不僅我一個人爲然，詢之他省友人，都莫不如是，蓋自有生以來，鄉思之切，從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因爲鄉思切，故對於鄉土之事，特別關心，從而憶起三十年前所讀過那本新廣東，與兒時那種蓬蓬的熱烈的革命的情懷，不知不覺間，遂寫出了這本「嶺南文化」。

此書雖然祇得幾萬字，但其中論據，已經過兩年期間之往復斟酌，寫好了承廣東省文化運動委員會之邀請，到韶州作公開演講，講畢以此稿付印，壹切演講印刷之事，承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黃麟書先生，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院長崔載陽先生（均該會委員），文化運動會秘書黃炯第先生，賜以助力，玉成其事，故述其梗概於此，並表謝忱。

民國三十年九月

尊生自序於曲江客次

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

黃尊生著

目錄

- 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……………(一)
- 第二章 明亡與嶺南之關係……………(一三)
- 第三章 嶺南學術之本色……………(二三)
- 第四章 近百年來嶺南文化之特徵……………(三九)
- 第五章 嶺南文化之暗流……………(五五)
- 第六章 嶺南文化之前瞻……………(六九)

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

嶺南本爲越南國（越亦作粵），其地包括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各郡，而今則差不多專指廣東而言，其開闢始祖爲南越王趙佗（故廣州有佗城之名），這是一個倔強到極的「蠻夷大長」。趙佗如是，趙佗的子孫亦然，所以從前的史書與地方志，每逢講到南粵人民，都說他慄慄難馴，或者說他不沐教化，男人固無論矣，即在女人，亦有一種剛強之氣，如隋唐之際的譙國夫人，卽其一例。嶺南民族所以含有一種特性，大約是由於他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環境所造成，拿地理環境來說，嶺南北負五嶺，東南完全瀕海，在全國各省中，其海岸綫最長。濱海之地，日與洪濤巨浪接觸，觀濤瀾之洶湧，汪洋之無際，其所感受，自然與內陸人民祇與江河湖沼接觸者不同。在昔南海出產奇珍，居民以採獲珍珠珊瑚玳瑁，捕捉犀象蠶蠶爲業，這是一種冒險的生活，非膏腴腹地耕稼者所能爲，而徐聞合浦等地，自漢以來卽與交阯爲中國對外之交通孔道，居民因生活之需要，又習於航海，浮家泛宅，有時且遠涉重洋，這又是一種冒險的事業，而因航海，復與波斯大食諸胡賈及其海舶發生接觸關係，而多多少少受其影響，如是，其人民之性質便又與中原人士有多少之不同。至於氣候，潮陽廣州蒼梧一帶，適爲北回歸線所經，嶺南全境，有一半屬於熱帶，其地溫濕多雨，自

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

昔被人視爲蠻烟瘴雨之區，春夏霖雨滂沱，毒霧迷漫，夏秋暑熱，炎氣薰蒸，從前謫宦，無不視此爲畏途，韓愈居潮州，上表言潮地颶風鱷魚，禍患不測，州南近峩，漲海連天，毒霧瘴氣，日夕發作。劉禹錫貶連州刺史，言一入嶺南，卽染瘴癘。白居易送客遊嶺南詩，有云：蒼鬱三光晦，溫暾四氣勻，陰晴變寒暑，昏曉錯星辰，瘴地難爲老，蠻陬不易馴，……路盡驛棲客，宦多謫逐臣。……蘇轍穎濱集言，雷州蠻言莫辨，海氣常昏，出有踐蛇茹蠱之憂，入有陽淫陰伏之病。東坡居海南，亦云：瘴州食無肉，出無友，居無屋，病無醫，冬無炭，夏無泉，語雖不多，已盡風土之大概。至於英德府，因爲烟瘴特甚，在宋一代卽有人間地獄之號，凡流竄至此，或定獄於此，多不能免，可見嶺南氣候之可畏。而粵人因爲生於斯，長於斯，對此蠻烟瘴雨炎暑毒霧，獨能抵抗，代代生存，而抵抗力隨之而愈強，不爲天然所淘汰，所以在遺傳上又形成一種體質與一種特性，這是嶺南民性由地理環境所造成之一個特點。至於歷史環境，則嶺南民性由此陶鑄而成者更深，而今試伸述之如下。

嶺南雖然僻處海隅，然中原每逢有事，嶺南莫不受其影響。從趙佗起，漢以後中原人民不斷的移來嶺南，與當地人民雜居，故嶺南人民，在血統上，很早卽已經接上了中原的系譜，一方面使嶺南人民在血統上受到中原的遺傳，又一方面則使中原人民，來到嶺南，受到風土氣候之影響，而變化其氣質。晉末五胡之亂，中原人士，避地南來者更多，黃瑜雙槐歲抄

云：自漢永安至於東晉永嘉之際，中國之人，避地者多入嶺表，子孫往往家焉，其流風遺韻，衣冠氣習，薰陶漸深，故習漸變，庶幾中州。蘇軾瓊州伏波廟記云：自漢末至五代，中原避亂者多家於此，今衣冠禮樂，蓋斑斑然矣。此皆可爲例証，然中國歷史對嶺南影響最深最巨者則實爲宋亡與明亡這兩件事。宋亡，陸秀夫張世傑等擁宋帝渡海南奔，演出崖山之一幕悲劇，這是人人知道的，不過這件事對嶺南之影響究竟如何，則尙有加以說明之必要。亡國本身就是一齣悲劇，對歷史民族，影響最深，銅駝荆棘，禾黍離離，千古傷心之事，無過於此，而南宋之一齣悲劇，最終一幕，則完全以南粵爲舞台，以此舞台，演此悲劇，登場唱演，固然是悽楚萬分，即在台下圍觀，亦掩泣低頭，不知涕淚之何從矣。故南粵人民，自宋亡以後，卽淪而爲遺民，深深印上一層亡國之痛，由此而加強其民族意識，使其成爲日後反抗異族之一枝動脈，其間關係，很有因果，而今我們再看，這個舞台，演出這齣悲劇，其間花了多少時間，要用到幾大的場面。

宋統之崩，據從前史書所錄，爲德祐丙子二年，卽公元一二七六年，（元紀爲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），是年三月，元兵入臨安（杭州），陳宜中等奉益王昀卽位於福州，改元景炎，分道出兵拒敵。十一月，元兵至建寧，其勢甚急，乃捨福州，入海至潮州，由此轉徙流離，迄無寧所，時胡元分道將兵入閩廣，一以舟師出浙江之明州，一以騎兵出江西，入梅嶺，帝

遂浮海出淺灣，經甲子門，至廣州，景炎二年九月，復還潮州之淺灣，十一月，元兵來襲，張世傑奉帝倉皇走秀山（東莞）至於井澳（番禺東莞間）適風濤大作，舟船俱壞，溺水幾至不救，未幾元兵來襲井澳，帝奔謝女峽（香山海口）復入海，至七星洋，欲往占城（暹羅）未就，張世傑乃奉帝駕幸香山，未幾復還駐淺灣。景炎三年正月，帝在謝女硤，三月駐礪州（在吳川縣南）遣兵略取雷州。前後二年餘，烟水茫茫，往來飄泊，凡潮州、惠來、海陸二豐，惠州，東莞，番禺，香山，新會，陽江，電白，吳川，雷州，甲子門，大嶼山，伶仃洋，七星洋，厓門，海陵山，沿海沿岸，無不有宋室君臣之足跡。景炎三年四月，帝崩於礪州，陸秀夫張世傑乃共立王弟衛王昺爲主，以陸秀夫爲左丞相，五月，帝昺即位於礪州，改元祥興，六月，遷於新會之厓山，時宋軍所泊，居雷化二州之犬牙交錯處，而厓山在巨海之中，與山巖相對，儼如兩扉，潮汐出入，故有鎮戍，張世傑以爲天險，可扼守以自固，乃奉帝昺移駐於此。衛王復立，閩廣各地紛起響應，胡元恐其聲勢坐大，乃以賊將張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，水陸大發，分道西南，祥興二年己卯，張世傑與張宏範戰於厓山，世傑兵潰，陸秀夫負帝蹈海死，世傑收兵至海陵山，舟覆而死（至今電白海陵山有丞相嶺）。宋室統緒至此完全斬絕，而厓山之一幕悲劇，亦至此告終。

由帝昺之入海走潮州（景炎元年，即元至元十三年，公元一二七六年），以至陸秀夫之抱

幼主蹈海死（祥興二年，元至元十六年，公元一二七九），前後兩年餘，時間雖然不算長，但沿着廣東海面這一帶地方，往返飄流，水陸數千里，足跡所經，在空間而言，則不能不說很廣，足跡既廣，其所遺留之痕跡，及其對於這一帶地方所發生之影響，便自然很大。南海風濤，向來險惡，宋室君臣的舟楫，大概都是沿着岸邊而行，所以香港九龍有宋王台，一般人都認爲是當時宋帝昺之遺跡（照理應爲宋帝昺而非宋帝昺），其實宋帝遺跡，應不止此，其他東莞香山新會各地，均應所在都有，不過後人未曾發現耳。其時參加此一齣悲劇之主角，除張世傑陸秀夫之外，最著名者爲文天祥。天祥本出鎮江西，景炎二年，由江西入粵取梅州，與張世傑桴鼓相應，以後一年餘，來往江西廣東各地，曾略取循州（惠州）潮州。屯兵麗江浦，入船澳（歸善縣南）開府於惠潮二郡。衛王昺立，加天祥爲少保信國公，屯兵潮陽，後來與元兵戰，兵敗走五坡嶺，被執，押送崖山，復由此再押至燕市就戮，其正氣歌有「傳車送窮北」之句，卽指此。其過伶仃洋賦詩，有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之句，爲千古傳誦。又其登越王台賦詩，登臨我向亂離來，落落千年一越台，春事暗隨流水去，潮聲空逐暮天迴，烟橫古道行人少，月墮荒村鬼哭哀，莫作楚囚愁絕看，舊家歌舞此銜盃，亦傳誦嶺表。

因爲宋室君臣這樣的艱難困苦，悲壯義烈，以支持這個殘山賸水的局面，欲保持半壁江山於東南之一角，遂激起南粵人民不少的義慨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東莞榴花村的熊飛。景炎元

年，元兵入廣州，熊飛起兵勤王，舉義兵，曾一度與宋兵克復廣州，其後元兵度梅嶺，飛與曾逢龍禦之於南雄，逢龍戰死，飛退保韶州，元大兵圍之，飛晝夜督兵，且守且戰，後守將以城降，飛巷戰敗績，赴水死。所居銅嶺，去城十里，有塔曰榴花塔，相傳飛起兵時，與元兵大戰處，每逢陰雨，猶聞金鼓之聲云。

其次爲香山馬南寶，南寶饒資財，讀書好義，景炎二年，帝昺自潮州之澄灣航海避敵，過香山境，南寶獻粟千石以餉軍，其後張世傑奉帝至香山，以南寶之宅爲行宮，帝崩，使者奉帝遺殯於南寶家，南寶乃募人爲疑塚於壽星塘五處，其實永福陵乃在厓山也。宋亡，南寶逃匿不出，嘗作詩寄慨。後被執，不屈死。相傳端宗（帝昺）臨幸香山時，丹荔方熟，嘗摘一枝，其後經摘處，風味獨殊，人以爲異云。

其次爲伍隆起，新會人，三世事宋，帝昺舟次厓山，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，非死不能報，於是率鄉民爲義兵以抗敵，張宏範入廣州，隆起力戰，累日不沮，後爲其部下謝某所殺，以其首級降元，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，用木刻頭葬於文逕山口（新會城東南八里）。後秀夫募得謝某，戮之以祭隆起之墓，故後人猶名其墓爲釘頭墳，名其村爲釘頭村云。

除此之外，義烈忠勇之士，所在多有，即在厓山之役以後，猶未止息。因爲這一幕悲劇感人太深，所以終忽必烈之世（在位卅五年），嶺南禍亂相乘，前仆後繼，擾攘不已，如至

元十七年有廣西藤州之亂，十八年有南海李梓之亂，二十年廿一年有南海歐南喜壽會黎備之亂，南喜聚衆十萬，黎德聚衆二十萬，舟船七千艘，經年而後能平。廿二年有潮惠二州之亂，廿四年有肇慶之亂，廿五年廿六年有梅州惠州之亂，以董賢鍾明亮爲首，吉安、贛州、南安、韶州、南雄、汀洲、漳州等二十餘處，皆舉兵應之。廿七年有江西樂昌之亂，廿八年有廣東各地之亂，廿九年有南雄之亂，卅一年有欽州各處之亂。成宗（鉄木耳）繼位，在位十三年，廣東各地，連年水旱饑荒，由此至順帝至正十二年，廣東饑荒益甚，饑旱之外，加之各種天災，颶風、地震、山崩、星隕、火災、海溢、瘟疫、瘧疾、河水氾濫、霖雨成災、一切天災，應有盡有，此往彼來，連綿不絕，因是，各地亂事又起，至正十三年有南海稅城德慶各地之亂，十五有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，十六年有熊天瑞之亂，攻陷南雄韶州，其時陳友諒已倡義於江西，各地已紛紛欲動，而廣東各地，災象未已，至正廿一年，增城新會香山豪傑紛起，攻陷縣城，廿二年南海縣民邵宗愚（於廿三年起義），攻入廣州，殺元將八撒刺不花，廿五年明將常遇春克贛州，熊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於明，廿八年二月，潮州降於明，三月，明兵取惠州路，四月取英德路，取廣州路，七月海南海北諸郡皆降於明，元統至此遂告絕，雖不能算得一齣悲劇，但亦未嘗不可以視爲一齣惡劇，或者諸劇。

綜觀這九十年的元統，在嶺南一輻地方，大約可以分爲四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，爲宋帝

自臨安出走以至厓山之役，其間祇不過三年，第二個階段爲自厓山之役起，以終於忽必烈之世，約爲三十二年，各方起事。擾攘不已，可視爲厓山一役之尾聲。第三個階段，自鐵木耳起，以至於順帝至正十二年，約爲三十年，各地水旱饑荒，人民憔悴呻吟，無力再起，是爲潛伏時期。第四個階段，自至正十二年以至於元亡，約爲廿五年，四方豪傑再起，是爲推倒異族，復興漢族之前奏。這九十年間，除了中間三十年水旱饑荒，人民憔悴呻吟，無力再起之外，胡元對於嶺南，實未能加以如何之統治，一方面自然是因爲南粵民性之「慄悍難馴」，又一方面，則實因宋亡之最後一幕悲劇，係在嶺南演出，以南粵爲獨一無二之舞台，其關係至深且巨也。

此種關係，我們可以見得到的，第一是使南粵人民不特能夠親眼看見，而且能夠躬親參與此種亡國悲劇之演奏。在歷史上永遠留一段傷心紀念，以供後人之憑弔，而激起其民族之思想。第二，這是中原對嶺南之第一最大規模之移民。（晉末五胡擾攘，中原諸郡，亦曾移民南來，然永嘉之亂，南渡者多集中於江左，所謂衣冠江左，卽是以長江下游爲其集中之大本營。間有一小部份，不辭勞瘁，然後開闢嶺南，南來百粵。然南宋覆亡，則均踰嶺渡海而來，集中於×南，以此爲其移入之大本營。故嶺南之於南宋，猶江左之於晉末，兩次移民來粵，以後一次爲最重要，遠非前一次所能及，其規模之大小，不可同日而語）。當時元兵南

下，人人倉皇出奔，其時奔逃之方向，都是朝南，或則渡海而南，或則踰嶺而南，大概都以嶺南爲托命之所，除了宋室君臣輩重播遷之外，還有其他大批的中原人士，所謂冠帶之倫，據通鑑輯覽所言，衛王^昀遷羅山，宋軍所泊，居雷化二州犬牙交錯處，時官兵尙有二十餘萬（其中大約有一部份爲粵人），多居於舟船，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，及海外四州，可見其盛。他們來到嶺南之後，便流落在這嶺地方，從此世世代代，繁衍出許多子孫，同時與當地人民通婚，在嶺南民族的血統中，加入一些宋室苗裔與中原遺民的血液，使嶺南民族，在血統上起了一種變化，這是一種很重要的事實。我們試一查廣東各地的族譜，便很容易發見有許多是由當時播遷而來的。

南來之民，除了與當地人民通婚外，還帶來許多新文化（中原文化）。其時嶺南文化，不用說是比中原文化較爲落後，自然有一部份爲中原文化所征服，而中原文化，自是而後乃在嶺南植下一個基礎。這個基礎相當深厚，相當牢固，後來中原的文化，因時代與環境之關係，逐漸變遷，但在嶺南，則仍然保存其最初之面目，除衣冠禮俗外，最顯著者爲語言。而廣東語言，所以保全有一部份之中原古音，就是這個道理，比如「林」「南」之爲閉口音讀作[Lum, Nam]；「雁」「雅」「家」「幾」之作顎音而不作齒音，讀ng而不讀y，讀剛音g而不讀柔音g，「甫」「微」之爲重唇音而非輕唇音，讀P M而不讀F V，至「睇」「覷」

二字。從前六朝文人最喜用之，唐以後即不多見，然在廣東，則流行於俗語，更應上溯到東晉移民的關係，或者三國兩漢的關係。

廣東人通常說他們的祖宗是從南雄珠璣巷來，即此便可見其江西之來路了。大約中原移民，有兩條來路，陸路由江西經梅嶺，或湖南經騎田嶺而來，水路則遵海而來，所以香山一縣，北鄰石岐一帶，有很多自言其祖籍原在江西湖南，南部恭谷二郡，及西部之隆都，語音多近閩南，與石岐方音迥異，不問而知其始祖是由福建來的。郝志云，東晉南宋，衣冠望族，向南而趨，占籍各郡，於是言語不隔。省會音柔而直，歌聲清婉可聽，惟東新會邑，平韻多作去聲，詔南連州，地連楚豫，言語大略相通，其聲重以急，……由此可知嶺南民族，自宋亡後，有一部份變為南宋遺民的苗裔。新會有一條鄉，整族姓趙，相傳即宋室子孫。廣州鄉賢傳載有陳息卿者，其先汴梁人，欽宗靖康末，扈蹕於杭州，遂入嶺南，家於增城番禺之間。又蓬山志載有陳元輔陳英輔，其祖自汴梁謫宦南雄，遷新會凌村。高帝立，駐蹕蓬山，兄弟獻粟數千石餉軍，特旨建義士坊於其里，輔等遣戒子孫，不得仕元。又有陳猷者，其先汴梁人，金人陷汴京，播遷南雄珠璣里，後移家新會下峒，景炎初會助宋官軍與元人戰於南雄。未幾宋亡，乃辟穀，囑子孫毋仕元。又明初之伍宏道，其先亦為汴人，仕於宋，扈蹕南渡，至崖山，宋亡遂居新會。又李時行（字少偕，南園後五子之一）先世亦為汴人，仕宋

，南渡時，隸籍番禺，又宋史岳飛本傳載，飛死，岳雲棄市，收其家屬，徙之嶺南。由此可見南宋滅亡，因移民之關係，及崖山一役之關係，在血統上，在文化上，在思想上及民族意識上，對於嶺南之影響爲何如了。

第一章 宋亡與嶺南之關係